

## 彷彿情詩 · 沈眠

X 又看到那對男女。第二十九次。他們正從 *motel* 外面走進來，手牽著手，像一團不分彼此、甜蜜的火焰在行走似的。從架立在車道外的監視器，她看到他們搭計程車。X 拉開招待室的門，用力在臉上堆滿笑：「休息嗎？」

戴紳士帽、厚框眼鏡、年約三十歲的男人點頭，「休息。」

X 注意到他們的手還握在一起，彷彿鑄得一體成型。她開始介紹還空著的房型。男人的眼睛沒有 X 的存在。他轉頭看穿米白色洋裝、五官深邃、氣質靈動、年紀或許有二十五、六歲的女人。男人問她：「妳覺得呢？」

女人認真瞅 X 手中捧著的本子，「蝙蝠俠那間，上次我們去過了，法式古典也是，監獄有點那個，我們不要好不好？」男人像一頭忠犬，他點頭同意。女人繼續說：「那麼，就去紐約蘋果或者玫瑰之愛，好不好？」

男人立馬回頭對 X 表示要玫瑰之愛。X 說總共一千四百元，請問刷卡還是付現？男人從背著的包包取皮夾，掏出一張信用卡，遞給 X。X 說了請稍等，回身獨立在車道中央的接待室，在刷卡機進行付費操作，同時眼睛盯著監視螢幕。他們果然又在外頭擁抱和親吻，動作極其自然，一點都沒有顧忌，但又不是那種刻意高調曬恩愛的意思。X 完全能明白那兩個人濃情蜜意到血肉相連的狀態。她很羨慕，羨慕到心痛。而她也因為這種羨慕，陷入長久的失眠狀態，不得不去看心理醫生，

拿更多的安眠藥，以便人工黑暗能夠粉碎她的意識，讓她入睡。

X 將房卡、信用卡和簽單交給男人，努力保持最健康、完整的微笑，希望烙印在男人的眼底，雖然機會微乎其微，不過她總是想試試看，就是一片殘影也好。男人說謝謝，把東西接過來，房卡交給女人，信用卡和簽單都收回皮夾，兩個人繼續手牽著手往電梯走去。X 安排他們三〇一號房。後來她總是盡量給他們離電梯比較近的房型。她站在接待室門口，望著紳士帽男人帶著女人去他們即將熱烈纏綿的房間。一個轉彎，他們離開視野。X 回頭，在電梯的監視螢幕裡重新看見他們。而車道外頭有車子進來，她暫時擱下對他們的關注。

X 上班的地方在明誠三路和裕誠路的交界，是整個高雄最高級的汽車旅館之一。她一向上早班。那對男女也總是在九點、十點左右來，而且是平日，連續長達一年以上的時間都來消費。X 一開始真的不明白究竟他們從事什麼工作，怎麼可以在非假日自由地活動？或者是家境極好、無須工作的富二代？尤其是那個看起來很像電影導演或藝術家的男人，她挺好奇的，他是不是名人呢？他有那種風格與器度。顯然也不可能是性交易或者偷情，他們的態度相當理直氣壯，那是一對戀人啊，她相當確定。那麼為什麼不回自己家就好呢？

要到後來，X 才會發現原來女子只是個女孩，在 X 第一次看見他們的一個月前，女孩才滿十八歲。X 很不敢相信。女孩的臉部線條很深刻，看起來的確顯老沒錯。但毫無疑問的是個美人。可是再怎麼成熟的臉，也不至於讓她有這般大誤判。只能說女孩整個人流露的器度和眼神都異常的堅定，完全沒有一般小女生那些遮掩、無知和迷惘的表情與稚嫩感，還非常自在且篤定地享受她十七歲男人的愛慾滋潤。另外讓 X 訝異的是男人居然已三十六歲。完全看不出來。他整個人散發某種纖細、神祕的味道，絕不毛躁，但極有活力的樣子讓 X 誤以為他比實際年齡小六、七歲。他們確實是很有意思又登對的一雙戀人。

而 X 漸漸對那個總是戴著紳士帽的男人有了點什麼，她不想承認，但身體卻由不得她。夜間腦海會慢慢浮現他的身影，她的手難以控制地深入自己的陰部進行撫摸與探樞。她渴望他飽滿的進

入，她渴望他像一團火撩亂進她的深處。

她記得第一次看見他們應該是一年多前。夏季。外頭炎熱的太陽簡直像是持著火焰槍到處在噴射虐殺一切似的。恐怖至極的氣溫。他們也是搭計程車到 motel 外，再沿車道走幾步路進來。由於職業再加上自己特定興趣的關係，X 積極訓練自己對客人年齡、行業與性格的觀察能力。初招待那對她後來暗自稱呼為詩人與幸運女孩的戀人時，X 還沒有什麼多餘的想法，只覺得兩個人談吐、應對很不同一般，連詞語的挑選都特別靈光熠熠，好像經過極深極深的淬煉一樣。

X 按照招待守則照例要推薦較貴的房型，並強調空間大許多、設備也極好等等推薦詞，詩人男問幸運女孩好不好？X 記得幸運女孩表情稍微有點僵硬地說，你決定就好。於是，男人乾脆地決定要最好的房間。兩個月後，X 才曉得原來那天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確立彼此戀人身分的日子，難怪幸運女孩有點不自然。但也只有那一次。之後幸運女孩就再也沒有任何那類的表現。女孩深深地愛著詩人。

他們的交往是這樣子的：詩人男是臺北人，幸運女孩則住在屏東市，兩人經由網路認識。詩人男經常在網路部落格發表作品，女孩是忠實讀者，總是留下回應，久而久之，他們便進入 MSN 的線上聊天模式，接著是交換手機號碼，每天傳發簡訊，再來就是電話。這段期間歷經兩、三年。在女孩確定上大學的那個暑假，也就是 X 看到他們來 motel 的那一天，他們正式交往，成為堅定無疑的戀人。

他們的第一次約會，是他們交往的第一天，也是幸運女孩的初吻發生日，更是兩人裸身以對撫摸、親熱的重要時刻。所有情侶會發生的事，他們在第一次見面就都做到了。女孩整個人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初次發現原來身體的愉悅那麼強烈，但她沒有呻吟，她咬著牙抑制想叫喊的聲音。女孩害怕打開。但她忘了她其實已經全部打開。她的腦袋空白，一團彩色的煙霧在裡頭搖擺，五光十色的暈眩。對一個少女來說，那個經驗的確太龐大而超級。

兩個人之間，唯獨真正的做愛，也就是性器的結合這件事暫時被跳過去。女孩說還不可以，說

她沒有準備好，男人居然也就忍耐下來。X聽到這件事，覺得不可思議，詩人男就要接近四十歲，性的方面一定會有需求，而且不能不說是熟悉的，但他卻願意停下來。理由如果不是他很愛她，又能是什麼呢？女孩真是有夠幸運的。真的是。

X自己的初夜就沒有那麼重要、美好，值得自己不停回味。因為是國文老師奪走的，那年她才高二，是國文小老師，經常和老師接觸。她對三十好幾的老師並不是特別有興趣，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即使是現在，她也還是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她知道那不是愛情，但是不是情慾呢？X並沒有把握。當時她那麼小，她懂得情慾嗎？也許懂吧，也許她的身體裡面有種飢餓，有種想要用力吞食些什麼的飢餓。但X不願意往下想。她只想遺忘更多。

那是一個晚上，老師藉口要她留下來幫忙處理校刊。X對寫作本來就很有興趣，她和老師走得近，也是因為擔任校刊編輯，經常要與老師做討論的緣故。而國文老師也曾經是文藝青年，他的桌上還放著一張拷貝，裡面是一首刊載在報紙副刊的短詩，好像五、六行的樣子。他不無得意地說能夠擠進去副刊，得要甚有本事才行。X亦夢想自己能夠有這樣的本事。然她想不起來那首詩究竟寫什麼，老師的筆名是什麼她也忘了。或許是寫得並不怎麼樣。後來，X常看見詩人男作品出現在報刊，就更確定國文老師的戰績不過是偶然的意外，根本不代表其能力。

總之，編完校刊，老師堅持說他要送X回去，他們搭電梯到學校地下室取車。他們上車，老師發動汽車，打開車內燈光，從公事包裡拿出一疊A4紙，把它們遞給X。她還在納悶是什麼，老師說：「這是我寫給妳的情詩。」

當下，X只覺得有一團爆炸在自己的腦袋裡打轉，炸個沒完。居然會有人為她寫情詩，而且是老師？她只是一個平庸的女孩。踏入社會後，因為學得不錯的化妝技巧才勉強有人看得見，但也未必引起多大的興趣，不如此，真是誰都不會注意到她。就學時期尤其是這樣。她不醜，但也不美，就是那種十分路人的長相。X一直不想承認這件事，但男生的反應，她自己也清楚。只要有更好看

的女人出現，本來就有一搭沒一搭的男人們全都長了翅膀，飛得又遠又快。

但國文老師的示愛讓 X 的心像鳥一樣踩著輕盈的腳掌蹬啊蹬的就要往天上衝去。她在車上翻著 A 4 紙上的詩句，一遍又一遍的讀，還掉了眼淚。而這個時候，老師已然開著車離開學校，一遇到紅燈，他的手就摸上 X 的大腿，往內部探著，覓著。X 還捧著那些情詩兀自感動得不得了。不知道過了多久，老師忽然在路邊停下車，要 X 坐到後座，且必須蜷縮身子，躲在駕駛座和後座的空間。X 不懂，但她簡直為那些情詩喜到翻了，想都沒想就照做了。她往後爬的時候，還聽到老師說，我的小情人真乖，老師載妳去一個夢幻的地方好好疼妳。

那個男人把她載到 motel，不是她現在工作的這種高級汽車旅館，只是休息四、五百元就能搞定的廉價 motel。但 X 哪裡知道呢？雖然她看到那破舊的鐵捲門、長壁癌的牆壁、老舊的洗手台和浴缸，心裡還是有那麼一絲疑惑，不懂這裡有什麼好夢幻，更隱隱地覺得自己也跟著腐敗了。但老師激情得很，一把鐵捲門關下，車子熄掉的火好像全都移到他的身上，他抱起不算輕的 X，衝上二樓，氣喘噓噓地一起跌在床上。

他對她為所欲為，她也放任他。她失身於他，而且不只一次。那之後，有三個月的時光，只要老師想要，他就會藉口要她留下來處理一些什麼，再載她去各個便宜的 motel 偷歡，一次又一次。而 X 愈來愈困惑，連一丁點的快樂都未必有。

X 在這之間什麼也沒有得到，情詩只有初夜那次看過，後來都沒有了。老師給她的，總是根本不到愉快的性交，老師只顧著讓自己高潮，並不怎麼顧念她的舒服程度。但至少不太痛，畢竟他的有點軟，又有點快就完事。

即使如此，X 還是心甘情願。因為那些情詩，印在 A 4 紙上，一句又一句妳是我的火焰為我點燃黑夜諸如此類的句子，深深地游在她的腦海深處。老師在上面擺動時，她總覺得那些字句正從他癡肥的身體跑出來，一枚枚掉落她的肌膚，而且鑽進去，鑽到體內深處。她在當時甚至有幸福的感覺。不過隨著國文老師被當時的校花告發他誘引她而遭到解聘的消息傳出，X 短暫的美好日子徹底

煙消雲散。

經過一些消息的整理，X很快拼湊出真相來。原來國文老師拿著同樣的一疊情詩到處騙取高中女生。他慣用的伎倆就是到處送情詩，但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十幾首。已經有不少女孩遇過，但敢怒不敢言，只不知他是吃了哪一種類的豹子膽居然去惹家長會會長的女兒，同時也是學校最美麗驕傲的校花，不但當場碰了一鼻子灰，女學生還即刻告知父母，且把他寫的那些情詩當作罪證呈上去。這下子，國文老師鐵定變成過街老鼠，很快就被驅走。

X則一聲不吭。聽說好幾個女生都遇過呢！有些人還在教室公然嘲諷，說也不看看他是什麼豬樣子也敢來惹老娘，連學姊都有份，到處都有女孩跳出來說話，說什麼老師也對我示愛，但我怎麼可能會喜歡那種變態醜八怪，怎麼樣惡毒的評價都有，而且人數攀升到居然有百人以上。好像上當的只有她一個，X可不願意過被嘲笑、侮辱的學校生活，只能保持沉默。她沒有跳出來指認。

多年以後，她想起那段往事，都還會為自己當時的愚蠢感到羞恥。但她想，生性怯懦的國文老師一定不可能沾染那麼多人，而且那三個月裡，他幾乎三天兩頭就要找X出去，根本沒有多餘時間與體力找那麼多女孩下手。X甚至懷疑，他一定是因為得手了X而食髓知味，想要更好的女孩，才讓歪腦筋長到校花身上。換言之，當年那些急著說自己被求愛過的女生八成都是假的，故意裝作不屑老師的示愛以抬升自己的價位。X也暗自猜測一定不只有她被矇騙。她還不是最笨最醜的，她只是平庸，而國文老師指派的各班小老師，除了那個校花以外，都長得一般。X很肯定還有人跟她一樣受害。不可能只有她一個人。不可能。

幸運女孩的身體歲月就不像X那麼坎坷了。女孩有一個全心全意愛著她的男人。那是很強烈的情感，就算是外人也沒有不注意到的。尤其是X暗中訂閱詩人男的臉書及部落格以後，更能肯定這件事。

詩人男有很長一段時間克制著自己不進入幸運女孩。他們交往半年以後，在男人生日的當天，

女孩才把自己獻給他，作為詩人男的生日禮物。這確實是最強大的禮物。詩人男徐慢地插入女孩，流下了眼淚，抱著女孩，很久很久的時間都沒有動作，只是親吻她，和她說話，他謝謝女孩，謝謝她帶給他的所有美好。而女孩的初體驗也在詩人男小心而緩慢的抽送，接近過高潮。他們熱烈的喘息與交纏的身影持續不斷地迴盪在 X 的腦中，她幾乎聽得見女孩最後發出一連串意義不明的呻吟。原來那就是高潮的語言啊。

Motel 來來往往的顧客那麼多，雖然大部分都是性交易，但其中也不乏有趣的。那種單人入住的，隨後便有穿著花枝招展、身上不知道灑了幾瓶香水足以薰死人的女子來訪，也從來不會兩人一起離開，總是女人先走，X 很清楚這就是肉體的買賣，不過她什麼都沒有說，仍然保持著服務的標準禮儀。其中有幾個比較出色的女孩也被男同事看中，留下過電話，還直接約在工作的 motel 上床，員工價嘛，終究比較便宜，X 也不是不能理解。不過，他們不提供外叫服務，這是為了保持正派經營的緣故，也害怕條子來釣魚，讓 motel 遭殃，聲譽因而受損。有些客人一進來就打電話要叫應召，X 只能客氣地指出這裡沒有這樣的服務，大部分二話不說就掛電話了，但也有臭罵她一頓的。

無論如何，motel 大抵都是與性有關的，雖也有家庭活動，但來這裡休息的人，基本上意圖十足明顯，都是渴求性愛。X 看過男男和女女的出入，有些女人帥氣到不行，有些男子則嫵媚到連 X 都會心動。但 X 就只對那對戀人感興趣。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的眼睛只允許彼此的存在，那是無比忠貞的表現，尤其是詩人男凝視幸運女孩的時候，彷彿整個宇宙的光線都集中到女孩身上一樣。她從來沒在別對情侶身上看到那樣具有生猛之愛的眼神。X 在旁邊看了都覺得自己快融化了，她也想要被那樣全心全意的眼神包圍著。

當然了，X 對他們的特別注意，主要是有一次她在幫他們刷卡、確認房間時，接待室門沒有關緊，她親耳聽到詩人男開心地說：「是妳給我的運氣，我才能拿 X X 文學獎的現代詩獎——」那應該是他們第五次還是第六次來 motel 時，X 無意間聽到的。聽到現代詩，X 的耳朵立刻像野地的兔子一樣豎起。這才是 X 何以要對詩人男懷有無比興趣的決定性關鍵。

X立刻上網查詩人男提到的文學獎得獎名單，經過 Google，很快地鎖定幾名對象，剔除不符合的人選外，就找到了他。再經過某些文學獎公布的照片，更肯定詩人男是誰，隨後她申請一個空頭臉書帳號，持續追蹤他的網路動態。很快的，X成爲詩人男的頭號粉絲——安靜但用力地把他所寫下的詩句都紋身般刺在腦海的超級粉絲。她爲他的詩意癡迷，她爲他寫下的那些情詩輾轉難眠，她幻想自己是那些情詩的對象，那些詩都是寫給她的。一定是這樣，沒有錯。X的心這麼決定。

不止是寫作，X也熱愛閱讀，尤其是詩。她在網路上亦開關自己的部落格，也加入各個文學論壇，尤其是喜菡文學網和吹鼓吹詩論壇。但她很清楚自己沒有詩那方面的才能。她覺得詩人簡直是天生的物種，不是隨隨便便能變成的。她試著寫過詩，但很不像樣。雖然有人來打招呼，表示讚賞，但X知道自身的斤兩，並沒有抱持這方面的野心。然而，這並不阻止她對詩的閱讀熱情。

她從來沒想過會有一個活生生的詩人出現在眼前。這不是說X沒有看過詩人，在電視藝文節目上或者文學活動、發表會等，她都看過。然則，從來沒有一個詩人出現在她的工作場合。X以前總認爲詩人是聖潔的天使，是在天上的物種，如何可能會現身在motel這樣的地方，而且只爲了休息，也就是說做愛。想來她自己就覺得好笑，詩人也是人，也有慾望，也需要一個房間睡覺。什麼天上的，全都是她想太多了。

遇見詩人男以後，X寫作的意願就更強了。大概是他和幸運女孩上motel的第七次吧，X開始寫他們的故事。一開始只是紀實性的散文，但寫著寫著，不自覺地加入虛構的部分，變成追求擬真感的小說——

那是一對熱烈相愛的戀人，男的是詩人，女的是大學生，他們跨越島嶼南北的距離相戀，一種高溫烘烤般的愛情。他們總是每個月兩次在高級motel約會。男人對女孩無比之好，女孩也一心一意地向著男人。他們不怕奔波，來到此處密集地見面，從九點到下午三、四點，他們說話和做愛，過著很安逸的家居生活。三個鐘頭到了，大概中午，他們離開motel，退房，到裕誠路去吃午餐。他們



不喜歡 motel 的餐點。對面有兩家店，他們都喜歡，一個是 Gary Bee 69，專賣美式漢堡，肉汁之噴發啊教人垂涎，三層起司豬肉漢堡特別精采，另一間則是充滿家庭風味的義大利麵餐廳，養了幾隻可愛的貓。他們都很喜歡貓，但並不玩貓，他們只是一邊看著貓很有詩意的模樣，一邊吃著口感絕佳的義大利麵，然後結帳離開，走回馬路的另一邊，回到 motel，另外要一個休息三小時的房間，繼續他們的甜蜜時光。

寫到這裡，X 已經花費兩萬多字去細膩描述他們兩人的相處場景，那些極致的色情因為愛情而變得聖潔無比的種種潮溼之畫面。X 常寫著寫著，忍不住就要把手往自己的下體伸去，面對筆電螢幕、閃動的游標，咬著嘴唇，小聲但確實的淫叫——X 自己一個人住，小套房，也不遠，就在臺鐵新左營前面的海光二村，這一帶如今隨著高鐵和新光三越的進駐而水漲船高。隔壁，住著兩個櫃姊，她還是不好太亂來——她想像詩人男如對待他的幸運女孩般撫摸、進入她，X 乾燥了好幾年的肉體溼潤得整隻手掌都是，那些汗液簡直是漏出來的水滴，把椅子弄溼。事後，她還得拿抹布擦乾淨。寫到此，X 的筆鋒一轉，往下這樣寫著——

然則有一天，只有那個男人來，而且形容哀傷，沒有多說什麼話，只是要了一個房間。總是負責接待那對情侶的女接待人員警覺有什麼異狀。那人的樣子看起來像是馬上就要死了。且他手上提著塑膠袋，袋子裡是黑黑的東西。女接待幫男人完成入住手續。在一個小時後，她撥電話進去，沒人接聽。她覺得放心不下，找個肚子痛的藉口，離開接待室，同時暗自取了緊急備用鑰匙，從清潔通道的安全門溜進那男人的房間，再用鑰匙打開門，裡頭煙霧瀰漫，女接待立即噙咳，時間緊迫，她衝向前奮力將男人拖到門口，跟著回身將燒起來的炭用浴巾裹起來，到浴室去，扭開蓮蓬頭，讓冷水對著那些死神的呼吸沖刷，還把浴缸旁大片落地窗拉開，讓新鮮的空氣進來。隨後，女接待又去照顧那個男人。他已經半昏迷，滿臉憂傷像是碎片一樣。女接待抱著他，對著他跳舞中的靈魂大喊，嘿，你醒醒啊，醒一醒，我求求你醒過來。女接待感覺男人的靈魂愈跳愈遠而更是緊張，她不要愛你，我愛你，你知道嗎，我愛你啊——

「我愛，我愛你啊！」當螢幕浮出這四個字，X忍不住也這樣大喊著。

那天早上，是她第二十九次看見他們。一樣的甜蜜，不對，不一樣，他們愈來愈甜蜜，他們之間的愛情愈養愈是堅定、強壯。他們完全沒有分手的跡象，完全沒有。X一下班，回到家，看了影片以後，就發狂似的敲打著鍵盤，讓小說中的詩人男投向死神的懷抱。然後，是她將他從死亡之中劫出。是她，不是幸運女孩。X第一次意識到對幸運女孩無以收拾的恨。為什麼她這麼年輕就能經驗如此美好的愛？為什麼她懂得愛上他？為什麼她就是能被她選上？為什麼她值得？為什麼她長得很好看？為什麼都是她？為什麼她這麼年輕？為什麼？為什麼？……

X的臉最近都還滿僵硬的，但那對戀人沒有看出來。當然了，他們只看得見彼此嘛。幸運女孩還說：「那個小姐每次看到我們都笑得好開心哦。」詩人男在床上抱著她回應：「可能是因為她很喜欢我們。她是個好人。」

這就是詩人男的評價，原來X莫名其妙拿到一張好人牌。原來在他眼中，她就只是一個好人。一個替他們安排房間、讓他們能夠深邃地做愛的好人。X點擊檔案總管，叫出剛剛看的、讓她又忿怒又憂傷的影片——

他從包包拿出了一個木盒子，雙手捧著，他說：「生日快樂。」女孩很驚喜，她坐了起來，「你又買什麼？」詩人男：「嗯，這個只有超過預算一點點，只一點點。我答應過妳，要買超過兩千元的東西一定會先跟妳報備。但我這兩個星期在臺北都沒有跑去看電影，剛好可以補平。」幸運女孩打開木盒，是印章，一組。「我們的對章。」男人說。女孩把木頭圓章拿出來，看了看，「有五個字欸。兩個都是。」詩人男笑了，「我們的筆名，我二，妳三，不就是五個字，」他指著蓋印的部位，「而且妳看哦，我請店家幫我弄成加的樣子，我的兩個字是橫的，妳的三個字是直的，垂直相加，另一個則是我的直，妳的橫。」女孩頓了好一陣子，沒說話。男人說，「妳不喜歡嗎？」女孩搖搖頭，「我很喜歡。所以，無論是哪一個章，你的兩個字之間，都有我筆名的第二個字，對嗎？」詩人男笑

得萬分燦爛，他比比自己，又指著幸運女孩，「妳中有我，我中有妳」。

緊接著，X 看到女孩眼眶變紅，眼淚流下，男人溫柔地擁抱她，一直說著不哭、不哭，怎麼哭了呢？他抱她的樣子，猶如他是她的城牆。X 按了一下鍵盤的空白鍵，影片靜止在他們相擁的時刻。X 注意到，男人的眼睛也紅了。怎麼就從來沒有人以這樣的姿勢抱過自己呢？X 感覺內臟裡輾轉著冤屈般的滋味，好像她的身體是牢籠，她正在過不見天日的監獄生活似的。

詩人男並不是特別有錢。但他很積極地寫稿、參加文學獎，有著不俗的成績。而且他不吝惜對幸運女孩付出，總是買詩集和一些特別的事物給女孩，最叫 X 眼紅的是他做了一本手作詩集給女孩，全世界僅有那麼一本。X 很想要，她很想要。更重要的是，詩人男爲了女孩積極地進行種種兩生活的預備。他努力地寫字賺錢，並沒有那種藝文人士的傲慢，對生活不屑一顧。他曾經對女孩這麼說：「爲了妳，爲了我們，我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平庸的活下去。」

X 聽到那句話感動得在自己的房間不能控制的大哭。

而那對戀人啊就連談色情的事，都詩意盎然——詩人男：「剛剛的體位舒服嗎？」幸運女孩：「當然啊，我都沒力了。」詩人男：「是什麼感覺？」幸運女孩：「很像，有個深沉的機關被開啓。」詩人男：「我也覺得舒服，像是天堂被我們的動作製造出來。」幸運女孩：「對啊，身體受不了在那麼高的地方。」詩人男：「妳叫床叫得超級華麗哦。」幸運女孩：「哼，你就只愛欺負我。」……

他們需要地方隱密而乾淨的纏綿，X 工作的地方就是。她也暗中設法替詩人男省了點錢，總是以她所能處理的折扣給他安排房間。同時，她刻意安排他們最靠近電梯的房間。他們兩個星期就約會一次，非常固定，幾乎沒有太多變化。這也讓 X 方便處理。她能夠把握他們出沒的時機，就意味著她放置的攝錄機器不會被查到。如果長期的放置，早晚會被公司的反針孔偵測發現。

X 對其他人完全沒有興趣，就只想要具體掌握詩人男的一舉一動。因此，只要在九點以前放置在空房間，且不安排別人入住，直到他們來過、退房了，再尋一個機會拆除機器，即能免去被察覺的危機。

一開始放小型錄音筆，貼在床頭底下。他們來的第八次，她就這麼做了。她膽戰心驚，生怕被同事和經理發現，後來食髓知味，乾脆在電視那裡和床頭邊的檯燈放可以連線透過網路傳輸立刻察看動向且能錄影的針孔即時攝影機。X 從事的這個行業啊，多少知道這些門道，能夠找到設計得微小化、不比鈕釦更大的機器。X 的確得逞。她偷聽、偷窺到詩人男和幸運女孩的無數祕密，她連他們喜歡什麼體位、能夠做多久都瞭如指掌。她手頭上擁有二十一份他們的錄音和錄影檔案。她專注地凝視詩人男的所有動作，傾聽他的所有語言、呻吟和喘息。在對他的激烈幻想裡度過一天又一天。她愈來愈想擁有，愈來愈想。

然後一個星期以後，機會來了。晚上十一點多，X 輪值到夜班的時候，詩人男突然一個人來了，但臉色沒有任何不對。第三十次。X 開門招待他，密切注意隨身攜帶的物品，沒有塑膠袋。他拖著一個行李箱，眼神平靜，並不像受到傷害。X 開口問他：「女朋友呢？」詩人男的聲音有著幸福的滋味，「嗯，她先回家。」X 又接著問：「怎麼沒在一起？」詩人男沒有多想：「我來主持一個詩刊發表會，她有來，但不能在外面過夜，明天才會來。」X 對他微笑，「那你一個人要在這裡獨守空閨等她哩。」詩人男笑了。X 又問：「所以，今天是住宿？」詩人男點頭。她幫他 check in。詩人男向 X 道謝，準備走向電梯。

X 空白的腦袋突然有個念頭跑進來，她離開接待室，去電梯那兒叫住他，「先生。」詩人男回頭，「是。」X 說：「今天，剛好有個活動，會招待一份消夜。等等送到。我會打電話通知。」詩人男沒有懷疑，再一次謝謝。

看著詩人男坐著電梯上去，她鎮定地回到招待室，等了五分鐘，說有客人點餐，她要去準備，順便要弄自己的份，她讓另一值班同事看一下，還問她要不要，玩手機排遣時光的同事說好。照理說，廚房有別人負責。但最近爲了節省人事成本，經理希望十一點過後，由值班人員順便處理。X 帶著包包離開了招待室。她走進廚房，在冷凍庫裡找出配好的料理包，只要解凍，再加熱就好了，

挺方便的。X弄了三份。她知道詩人男愛吃什麼，她選了蝦仁炒飯加上一杯奶茶要給詩人男，跟著又弄了兩碗牛肉泡麵給自己和同事。同時，X把安眠藥取出，磨碎，在詩人男和同事的麵和飲料裡面全都加料。她端著麵走進招待室，同事還在玩她的htc。X說：「趁熱快吃，我把消夜送去給客人。」同事哦一聲，一邊玩，一邊吃麵。X搭電梯到二樓，把食物放在詩人男房間的鞋櫃，又折回招待室，打了通電話通知詩人男消夜準備好了。跟著，她吃起自己的那碗麵。

十二點，同事打呵欠，她覺得頭有點暈。X說，「那妳趴一下，反正很晚了，不太會有人來。」一點過後，同事睡死了。X開始動作。她把手機帶在身上，準備好說詞，若有人來發現古怪，她只要說自己在廁所拉肚子就好。她帶著鑰匙還有包包裡的攝影機器，往詩人男的房間移動，她從清潔通道的後門進去。她敲門，等了一分鐘，沒有回應，再敲一次，手勁加大，裡面很安靜。她打開門，再小聲地關好，往內走。他躺在床上，已經睡著。X小聲叫著，「先生，先生。」詩人男一點反應也沒有，她上前，戳戳他的臉頰，「先生，你醒醒。」她確定他已熟睡。

X把攝影器材架設好，這一次無須遮掩，她把燈光開到最亮，把它們放在最靠近床的位置，三種不同角度。她脫去自己的衣物，把蓋著詩人男的棉被掀開，挪到另一邊沙發椅上。詩人男赤裸，他似乎習慣裸睡。X慢慢撫摸他，舔他，從頭到腳，愛憐無比，深深、深深地她讓他的身體興奮起來。他還熟睡著，但陰莖激烈地勃起，就像面對幸運女孩那樣，又大又堅硬。X坐上去，她握著他的灼熱部位對準自己已經溼潤的陰道，沒有猶豫地讓它進入。詩人男眉頭皺起。X的動作停頓。他醒了嗎？

等了漫長的一、兩分鐘，男人繼續沉睡。X等著，又耐心地等了五分鐘，才開始動作。她騎他。X只是想要他的小孩，沒有別的。她知道男人只會愛幸運女孩。這麼久了，她很清楚。所以，她放了適當的安眠藥確保他不會醒來，然後跨騎在他身上。X身體的所有細節都在展現對詩人男的癡迷，她要記得這所有的所有，她要記得。X低聲的叫著，像狗在吠。X感覺自己是一條母狗，一條爲了情慾而凶猛、強悍的母狗。她要他的精子猛烈地射入子宮，她要生一個詩人的後裔。她想要

擁有一個僅僅屬於自己的詩人。

「哦哦，我們的愛慾本事，我們的色情如此詩意，你說，是不是呢？」

那是神奇而迷亂的夜晚。X 在一個鐘頭內騎了他三次，讓詩人男射在她體內三次。整整三次。她感覺到男人的器械在她體內震動、顫抖。她覺得好飽滿，好飽滿。然後，她把一切收拾乾淨。她拿溼毛巾清理淹沒在他身上的愛液，溫柔地幫他蓋好棉被，收拾攝影機，把燈關好，回到接待室。同事還睡著，不到天亮大概不會醒來。X 安心地感覺高潮的餘緒在體內起伏、迴盪。

早上要交班前，X 搖醒同事。同事滿嘴的乾渴，對 X 感到很抱歉。X 說沒關係，人身體總有不舒服的時候嘛。她按時下班，回家，把攝影檔存進電腦，又看了一遍，她很滿意自己在床上的表現，她更狂喜她的體內將有一個生命。她會生一個徹徹底底的詩人。有什麼比以自己的身體直接製造一個詩人更能呼喚詩意的行動！

X 把國文老師的情詩燒光——她回家後，忽然想起自己還留著它們。她燒了它們，在浴室的地板。然後回到床上，一邊摸著肚子，一邊想著現在再也不需要那些偽情詩。X 雖然還只是 X，一個平凡的、任誰都能替代的 X，但她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因為有一名真正的詩人在她的體內，她將會有著截然不同的光芒與人生。接下來的日子，她會是燦爛的，燦爛，她會真是這樣子的。

她愉悅得近乎迷失般的笑著，持續笑著。爾後，她打開電腦，調出先前寫下的文字檔。奇怪的是小說已經被寫完。在 X 不知不覺間已經完成了，就如同她的記憶一樣，小說中的女接待員以安眠藥弄昏了詩人男，與他性交三次，其中的描寫又翔實又火辣，好像幻覺。爾後，女接待員回到自己租賃的小房間裡，燒了東西，坐在電腦桌前，摸著自己的肚子讀著電腦裡的文字檔。

X 讀著不知道自己幾時寫完的小說，她試著把最後一行念出來——  
聲音遊動在空盪盪室內：「我的兒子將為我寫下無數、無數真正的情詩。」



## 沈 眠

### > 作者簡介

一九七六年十月降生的孩子。文化大學文藝組。與夢媧、兩頭貓一起生活的寫字狂。在最黑暗的時光，依然凝視語詞的宇宙，未有遠離，且無畏怖深入那些巨大的靈魂內部燃燒，並在閱讀的奧祕行旅底撞擊成灰。曾獲幾十種文學獎。主持【最初，只剩下蜂蜜的幻覺】。blog：<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ilentshen/>。

### > 得獎感言

感謝夢媧與我心中那些最美麗溫柔的部分；感謝兩頭可愛貓兒子貓帝與魔兒日日相伴；感謝彼此砥礪的妹妹飲花、雨懸；感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印刻與評審們；感謝高雄；此一獎項的榮耀理當歸於我的父母，感謝他們長久以來的容忍。

評語  
郝譽翔

這是一篇讀來輕快、又充滿了黑色幽默的小說，許多細節皆能引人莞爾，忍不住要會心一笑。作者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下筆又暢快自由，故而寫成了這篇詩與愛情的狂想曲。小說末尾男／女的權力位置顛倒，女主角也彷彿化成了大地之母，在體內孕育的生命的根芽，而那也才是真正「詩」的端倪。

這篇小說或因篇幅有限，幾段情愛皆是快速帶過，而無法多做著墨，故有時難免顯得刻意，但作者意不在寫實，黑色狂想才是它的本色。因此如何讓情慾帶著想像力自由奔放、流淌，才是作者寫作的高明之處。而〈彷彿情詩〉的「彷彿」二字，也因此更值得玩味，作者將「情詩」成功地諧擬和嘲諷，也以此諧謔姿態，瓦解了陽性與書寫的威權，而不會流於辛辣和酸苦，閱讀的趣味性十足。